

蠻涎前達名公書其怪。以此思彼。其為實錄。

金部田員外

金部田員外。居中說。應舉時在京。與豪家子張生同科。而俱少年。情頗相得。出處飲食。未嘗不同。一日晚。攜手閑步。經西車子曲。觀一犬宅。旁有看窗。居中與生逼其下行。密聆其中贊美聲。洎過百餘步。生卻回窗中之人。尚在。忽擲下金釵一隻。生得之。亦莫測其意。未旋踵間。宅門中有紫衣者趨出。手招生與居中。云得釵否。此某官第幾子。居班籍。奉使入蜀。久而未回。擲釵子者。其婦也。約以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為期。先以此致意爾。居中及生依期而往。果見酒殺承迎。相次子婦從中而出。相與雜坐。時復詣之。居中屢勸生。生怒不聽。居中亦不能苦諫。未幾某官子歸。備知其事。隱而不問。款曲間謂婦曰。吾昨度險棧。頗危萬端。願飯百僧。庶保無恙。爾往尼院與吾償之。婦諾之。而往。某官子潛伺其迹。值邀生不至。未幾旬。又謂婦曰。後過某處。其願如初。可再往償。妻不辭而往。張生知之。遽往會焉。某官子於是率健僕。攜利劍入院。不問僧尼。少長皆殺之。厥婦與生一對就刃。

某自拘於有司待罪。太宗皇帝聞之。謂執政曰。茲人間最巨蠹者也。傷風敗教。殺之宜矣。泥勳臣之裔。何必致問。遽舍之。中外之人。莫不慶聖君之獨斷。革末俗之汚濫也。居中今老矣。每想其事。亦為戰慄。

可書

張知甫

天寶山三道人

天寶山有三道人。探藥忽得瘞錢。而日已晚。三人者議先取一二。沽酒市脯待旦。而發。遂令一道人往。二人潛謀。俟沽酒歸。殺之。庶只作兩分。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。誅二道人。而獨取之。既攜酒食示二人。二人者忽舉斧殺之。投於絕澗。二人喜而酌酒以食。遂中毒藥而俱死。此事得之於張道人。

碧湖雜記

謝枋得

玉華閣

杜牧之華清宮詩云。雨露徧金穴。乾坤入酒鄉。許彥周謂如此。天下焉得不亂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。賞賚無極。君臣終日酣宴。所以兆漁陽之變耳。余聞東都宣政間。禁中有保和殿。殿西南廡有玉真軒。軒內有玉華閣。即

安妃妝閣也。妃姓劉氏。入宮進位貴妃。林靈素以左道得幸。謂上為長生帝君。妃為九華玉真安妃。每神降。必別置妃位。畫妃像於其中。每祀妃像。妃方寢而覺有酒容。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。嘗賦詩題殿壁曰。瓊瑤錯落密成林。檜竹交加午有陰。恩許塵凡時縱步。不知身在五雲深。侍宴於保和殿。上令妃見京。先有詩曰。雅興酒酣添逸興。玉真軒內見安妃。命京賡補成篇。京卽題曰。保和新殿麗秋暉。恩許塵凡到綺闈。云云。須臾命京入軒。但見妃像。京又有詩云。玉真軒內暖如春。只見丹青未見人。月裏嫦娥終有恨。鑑中姑射未應真。已而至閣。妃出見京。勸酬至再。日暮而退。且君門九重。睡榻之側。豈容他人咳唾。至令人臣縱步。褻飲於其間。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。然其他日之禍。始甚於天寶之季。此可為萬世君臣之戒。

黃崇嘏

古樂府木蘭詞。乃女子代父征戍。十年而歸。不受封爵。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。彎弓征戰作男兒。夢裏曾經與畫眉。幾度思歸還把酒。拂雲堆上祝明妃。女子作